

古今圖書集成

明倫彙編

官常典

中華書局
巴蜀書社

明倫彙編 官常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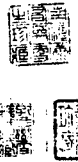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己卯書社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七十九卷目錄

翰林院部紀事一



官常典第二百七十九卷

翰林院部紀事一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金華殿漢書曰成帝初方向學召鄭寬中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三國志魏王肅傳注薛夏黃初中爲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耳謂夏爲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右蘭臺用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

吳志薛瑩傳瑩徙廣州右國史華最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中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乎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

時更差羣驩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瑩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乎峻之跡惟瑩大皇帝之元坊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史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悽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于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時遂召瑩還爲左國史

晉書祖納傳納爲軍諮祭酒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管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咸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書皆行于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強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圖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于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于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于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其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予奪誠一時之備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

鄭表傳表子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二百七十九卷翰林院部

宋書徐爰傳爰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勳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羅神宗始千傳又上曰兆于納接其在殷頌長發元王受命作周豈唯離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帝基祚平豐郊紹祚本于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非更性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謨編述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包滔天混夏親所及夷而不序于始傳涉聖卓紹煙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借著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渥李鍾經綸之屯極權元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刺定鯨鯢天人行勳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絃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勳于三分讓德過于不嗣其爲魏魏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遐邇開莫或斯等宜依舊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元纂竊同于新莽雖靈武克珍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復須承于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復須承于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無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元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除秘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陳書姚察傳察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秘書本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于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非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菓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惟得此一人

北魏王慧龍傳慧龍子寶興寶興子理理長子遵業

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蠲蠲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韓麒麟傳麒麟子顯宗除著作佐郎高祖曾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况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謬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于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遺聖明之世觀維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慙于後人昔揚雄著太元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神曜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統魏之功上親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于唐

與慎微于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于虞舜卿復何如于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隆堯舜公卿事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遵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于還固也高祖晒之

周書柳蚪傳蚪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邑二百戶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諍諍之路納忠諫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輅冒上聞乞以暫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秘書丞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草焉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蚪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

于翼傳翼拜右官伯世宗雅愛文士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焉乃至蕭瑄王褒等與

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于帝曰蕭瑄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于是有等差矣

隋書段文振傳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唐書劉允濟傳允濟爲著作佐郎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輿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沈佺期傳佺期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綈朱子奢傳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

褚遂良傳遂良還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魏徵傳徵五世孫善爲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善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軍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軍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善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善對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

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母辭也帝索起居注纂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暮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姚璘傳璘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徵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璘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璘始

朱敬則傳敬則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杜正倫傳正倫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

庾敬休傳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受安祿山僞官遁去光烈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當朱泚反又與弟悼逃山谷不臣賊官兵部郎中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親朝宰相羣臣以大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載錄李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機密有不可露罷之張說傳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

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問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孫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于是飲觴同飲時服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饌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開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與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尚道躬自講論詳延東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耶帝知達薄堅

徐堅傳堅遷祕書監左散騎常侍元宗改置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醺集賢帳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

賀知章傳知章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元宗自爲贊賜之

李程傳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監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敗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元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默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嫺日過八塲乃至時號八塲學士是登綬傳綬于溫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

綬在禁廷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事綬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陸贄傳始贄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華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當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載難功雖爪牙宜力蓋贄有助焉

李綱傳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于世者皆訪于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謄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諍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顧較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

裴均傳均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大典遂著于令

崔師傳師弟鄭敬宗嗣位師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

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聞當請益高鈞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需儒意帝重答謝咸賜錦幣鄧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

鄭覃傳覃弟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竊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平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稽遲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界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理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李訓傳訓始名仲言太和八年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裴度傳度子諲有文籍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勸望故待諲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詔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香果以賜諲舉衣跪受帝顧官人取巾裏賜之

馬植傳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驕慢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絃辱收與大學士等誅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收宣宗釋不

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進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令狐綯傳綯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撻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書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龔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大唐新語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杜佑通典弘文館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校校館務學士號爲館主因爲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士三十一人

全唐詩話初中宗景龍二年始于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于是李嶠宗楚客趙彦昭韋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義山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彦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宴會游豫惟宰相直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柳圍辟瘴夏宴蒲萄園

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登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糊餼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厭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欽慕然皆押韻俛佞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他稱景龍二年七月七日御兩儀殿賦詩李嶠獻詩云誰言七襄詠流入五絃歌九月幸慈恩寺塔上官氏獻詩羣臣並賦閏九月幸總持閣登浮圖李嶠等獻詩十月三日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誕辰內殿聯句爲柏梁體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爲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薦福寺鄭愔詩先成宋之問後進立春侍宴賦詩二十一日幸臨渭亭李嶠等應制三十日幸長安故城十二月晦諸學士入閣守歲以皇后乳母戲適御史大夫實從一三年元日清輝閣登高遇雪宗楚客詩云蓬萊雪作山是也因賜金綵人勝李嶠等七言詩是日甚歡上令學士遞起屢舞至沈佺期賦迴波有齒綠牙絳之語晦日幸昆明池宋之問詩自有夜珠來之句至今傳之二月八日送沙門元奘等歸荊州李嶠等賦詩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朔方節度張仁亶赴軍八月三日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月九日幸臨渭亭分韻賦詩十一月一日安樂公主入新宅賦詩十五日中宗誕辰長寧公主滿月李嶠詩神龍見象日仙鳳養雛年是也二十三日南郊徐彥伯上南郊賦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勅蒲州刺史徐彥伯入仗同學士例因與武平一等五人獻詩上官昭容獻七言絕句三百十四日幸韋嗣立莊

拜嗣立道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遊秦始皇陵四年正月朔賜羣臣柏樹五日進菜宮宴吐蕃使因爲柏梁體七日重宴大明殿賜綵練人勝又觀打毬八日立春賜綵花二十九日晦幸漣水二月一日還金城公主三日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夕岑義設茗飲討論經史武平一論春秋崔日用請北面日用贈武平一歌曰彼名流今左氏癖意元遠今冠夕二十一日張夏至自朔方宴于桃花園賦七言詩明日宴承慶殿李嶠桃花園詞因號桃花行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三月上巳祓禊于渭濱賦七言詩賜細柳園八日令學士尋勝同宴于禮部尚書賈希琳園亭賦詩張說爲之序十一日宴于昭容之別院二十七日李嶠入都祈廟徐彥伯等餞之賦詩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之戲其日過希琳宅學士賦詩二十九日御宴祝欽明爲八風舞諸學士曰祝公斯舉五經埽地盡矣睿宗時道士司馬承禪還大台適贈詩詞甚美朝士屬和三百餘人徐彥伯編爲白雲記

大唐新語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耽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末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元宗後聞其言堅之恩賜從此而減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衆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張說拜集賢學士于院應燕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于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唐國史補張垠張均兄弟俱在翰林垠以尚主獨賜珍玩以誇于均均笑曰此乃婦翁與女婿固非天子賜學士也

翰林壁記開元末韋絢自左補闕爲起居舍人時楊嗣復已除起居舍人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旨帝領之李鈺招而引之絢卽置筆札于玉階欄檻之右疾趨而置詞拜焉

唐國史補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練令作寒服

書蕉韋綬官翰林學士德宗嘗幸其院綬方寢學士鄭絪欲聽告之上不許時適天寒以從妃蜀纈袍覆之而去

雲仙雜記元宗置麝清潭砌以銀甃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

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金鷄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

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飄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

因話錄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亦欲賜者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章宣州溫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次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用父命不從聲色俱厲戶部侍郎崔蠡進曰韋溫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况能慕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環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銷夏文宗延學士于內庭討論經義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于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冰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

五色線一品集李德裕述夢詩曰荷淨蓮池膽水寒鄧水膠凡學士初上賜食皆悉是蓬池魚膾夏至須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

劇談錄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

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于禁林寓直忽有中使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于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訖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冀之道如何朕嘗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宣令坐俾卿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奏置于御牀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鑑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鑑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于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跪于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而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拱舞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鑑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奧况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于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親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由是注意益深居歲餘遂爲宰相自郡守至于台鉉首尾纔經二載舊自郊壇迴渭南

尉趙嘏上詩云鶴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許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夜星辰廻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東觀奏記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鄭朗奏當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通籍者爲修撰未升朝者爲直館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俾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修撰兩員敕旨宜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勳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漢並充史館修撰通籍爲四員分修四季之事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却絨爲朝長拉收僕臺告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元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馮緘答收僕者是咎植僕謀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杜佑通鑑懿宗立尊孝明皇后爲太皇太后咸通三年帝奉后宴三殿命翰林學士侍立結綺樓下翰林壁記學士院有雙鶴書樓于西軒海棠枝上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于玉堂之上略無驚畏因謂之靈鵲或鵲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南唐近事韓寅亮渥之子也書爲予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絨錦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翫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

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粉帶有老僕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還十不存一二矣余卽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卽渥之妾云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日垂帷幄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續翰林志徐鉉爲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自此銳意羣集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卽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耳五代史趙鳳傳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敦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國善自國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諷圖升學士于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史圭傳圭明敏好學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得升殿蓋自圭始李穀傳穀進位司空廣順二年晨起仆階下傷右臂在告旬中三上表辭相位周祖不允免朝參視事本司賜白藤肩輿召至便殿勉諭穀不得已起視事征亮州爲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顧舊初加右僕射集

賢殿大學士從世宗征太原遇賊于高平匿山谷中
信宿而出追及乘輿世宗慰撫之世宗將趨太原命
穀先調兵食又代符彥卿判太原行府事師還進位
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裁以史氏所述本于起居
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
編記言動爲內廷日曆以付史官

遼史道宗本紀大康三年冬十一月甲戌上欲觀起
居注修注郎不獲及忽笑董等不進

鄴縣雜志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後戎使林牙
者由翰林學士問知州王仲平仲平告之不知張耳
何代人也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
而已

五代史王峻傳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
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
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
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
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黃儀傳儀遷工部尚書判大理寺會翰林學士
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得宿
儒處之范質等對曰質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還
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論以朕意
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

盧多遜傳多遜爲翰林學士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
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
書史館多選預戒令史官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
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
屢蒙傳葉充史館修撰開寶中受詔與李穆等同修

五代史詳定古今本草五年通知貢舉七年蒙上書
言昔唐太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
執筆立于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稱爲詳備至
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
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
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
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于宣播史
官疏遠何得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
贊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
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即以參知政事盧多
遜典其事

王禹偁傳禹偁擢左拾遺直史館與夏侯嘉正羅處
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釐正
錢若水傳若水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
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
賢院學士判院事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
宗度吳淑楊億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
有差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
不食因送水黑陵殿李至嘗誅其事欲若水書之以
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泄局不得著
名至挾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
折之時讓不能奪既又重修太宗實錄參以王禹偁
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
言變王于太宗屬當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
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

李昉傳昉于宗諱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
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
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後苑校理官
不與京官乘馬不得入禁門至是因宗諱之請復之
遂爲故事

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宗諱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
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
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
地前賢數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諱
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

李若谷傳若谷字叔章獻臣年十二眞宗幸寧獻文
行在所眞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祕書省校
書郎寇準薦之授校書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
評事修眞宗實錄爲檢討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
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召試賜進士及第改祕書郎
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寺禮史館修撰再遷
尚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勾當三班
院爲翰林學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
侍讀學士加端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典諫
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飢取民所食五
種上之帝憫然爲獨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爲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給事
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
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
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譴訕朝
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辦不報乃請
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
終喪起復再爲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
褻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

明龍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爲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閣學士由是登爵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風眩卒除尚書右丞淑警慈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訪制作詩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兼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郊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郊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郊曰君第進何疑耶郊遂得罪去其傾側險誠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纂圖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策訓三篇所著別集百餘卷賈昌朝傳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建之從會孫也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右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爽判監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章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爲頌川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爽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詔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于宮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詔說明曰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通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易震之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勿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還母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

章閣置侍讀亦首命昌朝孫爽傳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書官院判國子監修眞宗實錄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邊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爽則拱默以俟帝爲然改聽書書無逸圖上之帝施于講讀閣王安石傳安石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于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呂洙傳洙以待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會公亮傳公亮爲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常用故事試館職獨歛所爲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權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王珪傳珪字禹玉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大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溫成廟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借手繫親于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爲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

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而歎曰眞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羣王又使爲序以所御筆墨戲視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諡珪言古者賤不諱貴幼不諱長故天子稱天以諱之制諡于郊若云受之于天者近制惟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漢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語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羣珠殿傳詔令衆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論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閣二府員缺即出命矣羣有議曰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還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官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彭乘傳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進士及第初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論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賈黯傳黯推知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通英閣召侍臣講讀而修起居注官獨先出黯言召臣訪對獨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通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劉攽傳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攽曰侍臣講讀于

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

蘇軾傳軾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于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耶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蒲宗孟傳宗孟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惟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乃加佩魚遂著為令

司馬光傳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光乃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獲辭

鄧雍傳雍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模為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為奸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

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遺潤甫仍為承旨

王安禮傳呂公弼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為著作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

蘇軾傳軾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為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輩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閭閻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

鄧綬傳綬判三班院神宗初召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悉知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

劉正夫傳正夫為翰林學士蔡京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袞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

鄧洵武傳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為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十詆譭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謬不足以汙此選不

聽遷起居郎

王存傳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為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違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李清臣傳清臣提點東京刑獄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為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為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

劉摯傳摯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馮元為侍講聽斷之暇召使人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愛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選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

王巖叟傳巖叟以起居舍人名著侍通英講進讀實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有所濟當每事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

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嚴更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于朝廷之上判忠邪于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于所愛公議不遷于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二罔上盜竊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通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于救天下之弊果于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復使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

陸佃傳佃受經于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

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于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爲舉首方廷試賦遺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吝以政哲宗立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譁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從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蓋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穎州佃以歐陽修守穎有遺愛爲建祠宇實錄成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鄆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囚父以冤訴遷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黃庭堅傳庭堅爲祿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傳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籠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書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王觀傳觀爲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觀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潤州

蔡攸傳攸京長子也崇寧二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以直祕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典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箓宮祕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傳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情不知學士論不與蔡卞傳卞紹聖元年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說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爰落事實文飾奸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于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秦檜傳檜乞禁野史又命于煒以祕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煒因太后北還自願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煒筆無復有公是非矣檜先禁私史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俊遠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洪邁傳邁字景嚴睦州人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蔭補承務郎與兄适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

身高宗以時遠使擢爲祕書省正字中典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還始遵爲中書舍人時勳臣子孫多職居臺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官觀選曰侍從朝廷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內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次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之子琮璋以功名自奮遂爲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旨一出使極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還前詔

周必大傳必大除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鄒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于公孫弘蔡義章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眞儒何至維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

趙鼎傳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宣召范冲刊登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手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修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修二史是非各得其正

范冲傳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即位召爲虞部員外郎俄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後曰吾老矣有

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冲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畫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塔蔡十惡之祖禹坐誅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書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

張孝祥傳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泰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項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項策皆泰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項第三授承事郎兼書總東軍節度判官論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項而擢孝祥也泰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指孝祥於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檜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

大舉始召孝祥第甫一年得召由此初對百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

致有司觀望銀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即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

尤表傳表爲宗正丞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表以表對歷授之張枋曰眞祕書也袁樞字機仲爲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趙鼎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

洪邁傳邁起居舍人言前起居注皆摺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職二閣注記凡經延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官講讀所謀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後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教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

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皆從之

乾道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倪思傳思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薨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濶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衰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諫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彭龜年傳龜年遷中書舍人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嶽京錢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苦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

高斯得傳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少從李坤臣學坤臣督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爲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於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歿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咸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檢閱秩同祕閣校勘蓋創員也斯得分修光寧二

帝紀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應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忤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爲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拄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派差通判紹興府淳祐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辯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勸入邪說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後斯得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

李心傳傳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教遺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八十卷目錄

翰林院部紀事二

官常典第二百八十卷

翰林院部紀事二

畫邊錄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

續湘山野錄國初文章惟陶尚書數爲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遂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休樣畫葫蘆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數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依樣畫葫蘆爲辛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青箱雜記梁祖都汴麻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泮隘尤甚又周盧徹道咸出其間衛士驕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府地爲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南廊爲集賢院書庫西廊以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庫凡六

庫書精正副本八萬卷斯亦盛矣

南遊記舊制游幸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知制誥並扈從惟弔喪問疾不起

夢溪筆談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嘗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人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憲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憲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却掃錄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夢溪筆談舊翰林學士地勢親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于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

國老談苑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人謂其署衙爲一條冰

李宗諤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詩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緒黃衣無慘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不第歸太宗覽之大喜特詔御宴即日改官

錢氏私誌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開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聲至宣學士就坐

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

賜宴正欲略去詩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歡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林以金鑲水晶硯瑤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輟都不蹈襲前人畫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調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幃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官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輓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林取幃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生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東軒筆錄錢真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真宗善設論雖造次應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杜祐以博學尤承眷禮晚年苦肺疾累乞閒地真宗不允至數年加劇又於便坐懇述真宗曰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錫於是薦威綸以代又逾年末及得請而卒

溫水燕談錄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云上深自愧責有旨於謝真宗禮遇詞臣厚矣

歸田錄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石林燕語國朝讀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呂文仲爲侍讀繼而加翰林侍讀直於御書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楊文莊公徵之爲樞密直學士以老求罷徵之嘗爲東官官乃特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嶠二人又以邢昺爲翰林侍讀學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學士祿賜並與之同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

王元之初自掖垣謫商州團練副使未幾入爲學士至道中復自學士謫守滁州真宗即位以刑部郎中召爲知制誥凡再貶還朝不能無怏怏時張丞相齊賢李文定流當國乃以詩投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官途流落漸龍鍾散爲郎吏同元積羞見都人看李邕舊日謫吟紅藥樹新朝會獻皂囊封猶祈少報君恩了歸臥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齊賢不悅繼有黃州之遷蓋難困而不屈也

湘山野錄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喜勅本國建一佛寺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使回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贖居常止以張學

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尚爲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關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署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種放得告還山養業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

石林燕語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真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舊儒先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澠水燕談錄陳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言貫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爲有道學士言者愧服貫子安石今爲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歸田錄仁宗初立今上爲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爲真得學士體也

老學庵筆記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爲中丞仁宗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通英自此遂爲故事秦檜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子熈亦在焉意欲擢擊者輒令熈於經筵待對時論之經筵退彈文即上

談苑錄與尚書侍讀仁宗前上或左右瞻視或足敲

踏牀則拱立不讓以此夷每讀書則上體貌益莊却掃篇李才元大臨仕仁宗朝爲館職家貧甚僅僕不具多躬執賤役一日自林馬會倒賜御書使者及門適見之嗟嘆而去歸以白上上大驚異他日以語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甫爲賦詩美其事熙寧中爲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與宋大遼蘇軾容俱得罪於是召益重云待詔先生窮巷居筆墨屢空方晏如自探井曰林馬馬却整衣冠迎賜書王人駐車久歎息天子聞之動顏色飽死會不及休儒牧民會肯輪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繡衣還鄉由上衷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復將爲第五公右原甫贈才元詩也

聞見後錄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大學士一日張貴妃詞頭下議行告庭之禮未決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於地曰何學士敢輕人子京出知安州有長短句詠燕千有因爲銜泥汗錦衣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宗皇帝覽之一歎尋召還玉堂署

墨客揮犀趙侍讀師民學問淳篤天下所共稱也仁廟時講書後殿說乾卦四德至貞字不以他音代呼直言其字近侍皆掩口公徐曰臨文不諱諱龍帝目送之顧左右曰此真古儒也其音重如此

畫墁錄太祖廟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在反久之爾後累朝但端默諱諱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典禮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加肅敬

夢溪筆談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

苦操筆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
梅忽歎曰曷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
更快活也

續翰林志仁宗朝初修起居錄中書擬人而彭乘在
選中上指乘曰此儒也惟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
見論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
遠口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

東軒筆錄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
爲人高亢少許可與文章尤尙奇澁碑成殊不稱文
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
之子述古等悉乞改去二韻等字答以已經進呈不
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其年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

恭陵而作恭帝詩曰弄帽車車挽鼓催不知明日倒
戈題荒墳斷隴三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
詩遂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於都下後有以詩上
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

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
仁宗亦深惡之遂落李所居職自是連寢於侍從垂
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

石林燕語賈文元爲崇政殿說書久之仁宗欲以爲
侍講而難於驟用乃特置天章閣侍講天章有侍講
自此始然後亦未嘗復除人

講讀官自楊文莊等後馮元魯宗道皆以龍圖閣直
學士兼侍讀高若訥以天章閣侍讀兼侍讀皆不加
翰林及學士之名讀官初無定職但從讀官入侍而
已宋宣獻夏文莊爲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
仍參義理後遂爲定制

五八 司馬集卷之六

歸田錄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
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
士詢在真宗時已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
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親事必焚香兩爐
以公服單之攝其私以出坐坐幾開兩袖郁然滿堂
濃香有寶元寶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求
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
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黃真也

夢溪筆談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
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
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館置編校局校官皆
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學公事官亦緣
例乘馬赴局

東軒筆錄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
制學士有閣則第一廳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荆公爲
閣老會學士有閣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
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
既而魏公辭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時包孝肅公拯爲三司
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風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
見用京師諺語曰撥除爲參政成都作副樞軀他包
省主問殺未尚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宋以翰

林學士承旨召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衆
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謫蓋謂差除兩府足
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
開盡海山秋事知不足神仙骨上到懸壺更上頭

丁寶臣守端州僞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生於累年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二百八十卷翰林院部

嘉祐末大臣爲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
是時蘇軾新得御史知雜事其端州棄城事遂出
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鸞
方振翼儀準乍離羣蓋謂是也

楊安國啓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沽
激矯僞言行鄙樸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難以俚下鄭
市之語自尿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
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探東音曰顏回

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請自行束脩
以上吾未嘗無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
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翌日遍賜講官皆懸辭不拜惟
安國受之而已

湘山野錄鄭毅夫公入翰林爲學士後數月今左揆
王相國繼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
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

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論之揆相
固辭曰豈可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
鄭公乞罷禁林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在
鄭某之上不得爲末例復揆相爲鄭父紆志其墓語

筆優重至挽詞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
其謙也
墨莊漫錄王禹玉爲翰林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
對慈珠殿特賜紫花敬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
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會陪慈珠殿賜紫花敬蓋謂
是也

玉堂雜記丁酉九月丙辰宣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
澄碧殿抵暮遂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上命作詩敘